

硝烟无形

■邢国庆 黄武星

驾驶,好个张福明,真有你的。”刘志红收到预先埋伏在交通要道的侦察兵汇报,嘴角微微上翘。

一切都按张福明的计划进行,一路风驰电掣的车队并未遇到抵抗,占领场坪十分顺利。眼见指挥人员的荧光棒与激光测距仪正将这场“战斗”引向胜利,张福明心中却升起一丝不祥的预感——太安静了。军人热爱和平时期的宁静,却极度忌惮“战场”上的静谧。

果不其然,在发射筒即将起竖的时候,警戒哨传来“敌特袭扰”的警报。一辆“大解放”直接在山谷入口处急停,八连官兵鱼贯而下,向着场坪直奔而来。“终于来了,这么风风火火,太不把七连放在眼里了!”张福明呵呵一笑,“各方留一名警戒,其余人员全力阻击敌袭。”

远方八连被“强火力”压得寸步难行,近处发射筒轰鸣起竖。张福明现在就等着八连的技术特情,但有技术骨干压阵,胜利似乎就在眼前。

突然间,黑暗中飞起数个模拟“手雷”滚落到发射车下。接着从旁边的草丛冒出几个人来:“你们已经被袭击了,赶紧撤了装备带回去吧。”

张福明的心里猛然一紧:坏了,中计了!接着就是一股无名火起:“剩余的警戒人员干什么去了?”

功败垂成,悔之晚矣。纵然张福明心中有千言万语,也只能去复盘会上讲了。

但张福明还是一把揪住了刘志红的迷彩服:“草丛里蹦出来的几个人哪里来的?”当时,他分明将来犯之敌阻击在了谷口。

“告诉你也无妨,我提前让官兵在所有场坪周围埋伏,待确定你们上哪个场坪,其他场坪埋伏的战士前来营造敌袭假象,埋伏的战士趁机消灭警戒哨兵,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发射车。”刘志红笑了笑:“这波叫声东击西,出奇制胜。”

“好一个守株待兔、声东击西。”张福明恍然大悟后,又瞪起眼来:“就为了这几分钟,你们在地里趴几个小时,够狠呀。”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怕苦怕死的人上不了战场……”刘志红咧嘴一笑:“张连长,这不是你常说的吗?”

“好,算你狠!”望着刘志红的背影和轻快的步伐,张福明愤愤地跺了跺脚……

猎杀行动

“窝囊!真窝囊!”回到营地的张福明一肚子火,七连向来是嗷嗷叫的。军事训练,官兵考核几乎都是良好以上。大项任务,请战书交得个个积极……战友们的向战备战的劲头不知多少次深

深打动了。但这次对抗的失败,狠狠地抽了七连官兵一个响亮的耳光。

“八连的优势在于有几个全旅‘挂得上号’的老号手。”张福明没有被愤怒冲昏头,拉着全连骨干仔仔细细折起对手来。优势是老号手经验丰富,劣势却是过分依赖老号手,年轻号手有些青黄不接。只要敲掉老号手,一个技术特情就能让他们错过发射窗口。

张福明的思绪随着地图上高低不平的丘壑起伏,一个为八连“量身定制”的“猎杀行动”悄然成形。

“七连兵强马壮擅长奇袭,很有可能途中拦截。”八连骨干同样也在绞尽脑汁谋划。刘志红在地图上画了个大圈,这个圈内有数个场坪,先遣部队就绕着这个圈转,绕晕他们的侦察兵,再到目标场坪上。等他们发现的时候,号手早已就位,就让他们打攻坚战,我们只要拖至导弹上天,就能赢得战斗。

那一夜,月朗星稀,寒风阵阵。先遣部队为了确保安全早已密密匝匝地将周围“梳”了个遍。坐在发射车上的刘志红收到“已就位”的汇报后,下令“车队出发”。

“报告!前方发现路障,请指示!”车队正要进山,就遭遇特情,刘志红眼里闪过一丝不屑,虽然设置路障是阻碍行军的最快方式,但如此拙劣的技巧也太不将自己放在眼里了。他又开始琢磨起来,设路障必有伏兵,车队没法调头,只有主动出击,如果让老号手上,一有闪失,那就上了套了。刘志红当即下令:“新号手警戒,老号手排障,警戒哨道路四周出击。”

警戒哨传来“敌特袭扰”的信号,这让刘志红更加证明了自己的猜想,微微一笑,进山后不远就是发射场坪,手中还有“底牌”,技术特情不在话下,胜利就在眼前。

正在思忖的时候,刘志红发现在前面排障的二级军士长金光照和四级军士长栗博在搬完最后一块石头后突然不动了,俩人一屁股坐在石块上,打开水壶喝了起来。这演练的紧要关头,两名老士官唱的是哪出?跳下车来,刘志红傻眼了,俩人刚刚搬的石头上贴着一张打印纸,上面用红色记号笔写着“地雷”,还十分恶搞地画了个骷髅。再回头看栗博和金光照,俩人耸耸肩——发射和瞄准两大专业的顶梁柱被“炸死了”。

刘志红将打印纸扯了个粉碎,脸色铁青地跨上发射车,少了他们也能打,大不了减员操作,大不了自己来当指挥长,大不了……

场坪上,战车轰鸣,测试稳步进行,刘志红看向腕表:“时间还来得及。”但他又有些忐忑,技术特情还没有出。

“右支腿无法展开,油管传来嗡嗡声。”刘志红头脑发蒙,手脚冰凉。支腿

饱了就有力气游了。”

“不吃,吃馒头会发胖,就会更游不动。”

“怎么会呢?这是‘游得快’馒头,吃了它,保准立刻会游。”

“真的吗?”

“当然!”

我知道她是在安慰我,但我还是把馒头塞进了嘴里。吃完后,我竟打了一个饱嗝。阿哲笑了:“看来馒头发挥作用了,走,游去。”她一边扶着我的腰一边提醒我:“慢收慢翻快蹬夹,身体放松,头埋下去。”在反复几次练习之后,她悄悄放开了手。我惊奇地发现,我可以慢慢地浮起来了,虽然游得很慢,但至少能游了。

我转头看她,她给我竖起了大拇指。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阳光灿烂、充满鼓励的笑容。

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论我遇到什么事情,一个馒头总能化解所有的不快。只要我们中的一个人拿着一个馒头,并附上一张“我错了”的字条,就会瞬间握手言和。

有人说,朋友像一杯清茶,很淡,仔细品尝会沁入心脾;也有人,朋友如一缕清风,很柔,轻轻滑过也倍感亲切。而我和阿哲的战友友谊也像那个时候不时就会出现馒头一样,升温发酵,筋道香甜。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董家坝的人从外面打工回来,一翻过红石梁,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家乡那片松林。那片松林,名叫桂家山林。

桂家山林有数百亩之大,里面长得密不透风的全是桶粗的松树。远远望去,青翠一片,如雾似烟。在阳光灿烂、有风的日子,桂家山林如万顷碧绿的波涛,一波波温柔地起伏着,又一波波温柔地消失在一望无际的远方。那就是文人笔下如梦似幻的阵阵松涛。

长篇小说《红岩》里的彭松涛,他的原型就是大名鼎鼎的彭咏梧。《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将彭咏梧取名为彭松涛,是不是受这阵阵松涛的启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罗广斌去过桂家山林。而山脚的桂家,就是彭咏梧外婆的家。当年,为写作《红岩》四处收集素材的罗广斌,追寻着英雄的足迹来到桂家时,听说屋后那片松林,就是昔日彭咏梧躲避国民党反动派追杀的藏身之地,他怎么会不走走一遭呢?

彭咏梧幼时,常来这里看望外婆。长大后,他又将外婆的家变成了地下工作者的秘密据点。彭咏梧挑选这里作为秘密据点,也是有道理的。这里只居住着桂姓一家人,人员可靠,保密性高;一遇险情,人往松林里一钻,特务们便只得望山兴叹了;再加上这里地处云、奉二县接壤处,距离云阳县城比较远,而距离长江又比较近,相对安全,传递信息也方便。有好几次,彭咏梧和同志们正在外婆家秘密谈时,国民党特务忽然闻风而至。特务们从前门冲进去,他们却从后门溜进了桂家山林。待特务们垂头丧气地离开后,他们才从山里走出来。

在奉节县青莲乡起义之前,彭咏梧还带着江姐来这里看望过外婆。后来,江姐就是在这里听到彭咏梧牺牲的消息后,才含泪离开的。

据老婆婆们回忆,江姐暂住在桂家时,曾教她们扭秧歌,还向她们宣传过革命道理。说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一定会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由于桂家山林以前保护过彭咏梧,因此深切怀念彭咏梧的董家坝人,对桂家山林也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哪怕修建房屋急需木材,他们也舍不得砍掉里面的一棵树;哪怕烧火煮饭急需柴禾,他们也舍不得割掉里面的一株草。

董家坝人用一个个实际行动维护着桂家山林。父亲辞世后,也选择安葬在桂家山林。因而每年清明节,我都要去那里走一走。即使隔得很远,大风掠过树梢之时,人们也能听到那悦耳的松涛声是一阵接着一阵。置身其中,纵然松林上方只有微风吹过,林下人感受到的

“第三场,开打!”

永远的松涛

程贤富

却是浩大的阵阵交响乐声。30多年来,我每次去扫墓,那松涛声就会如约而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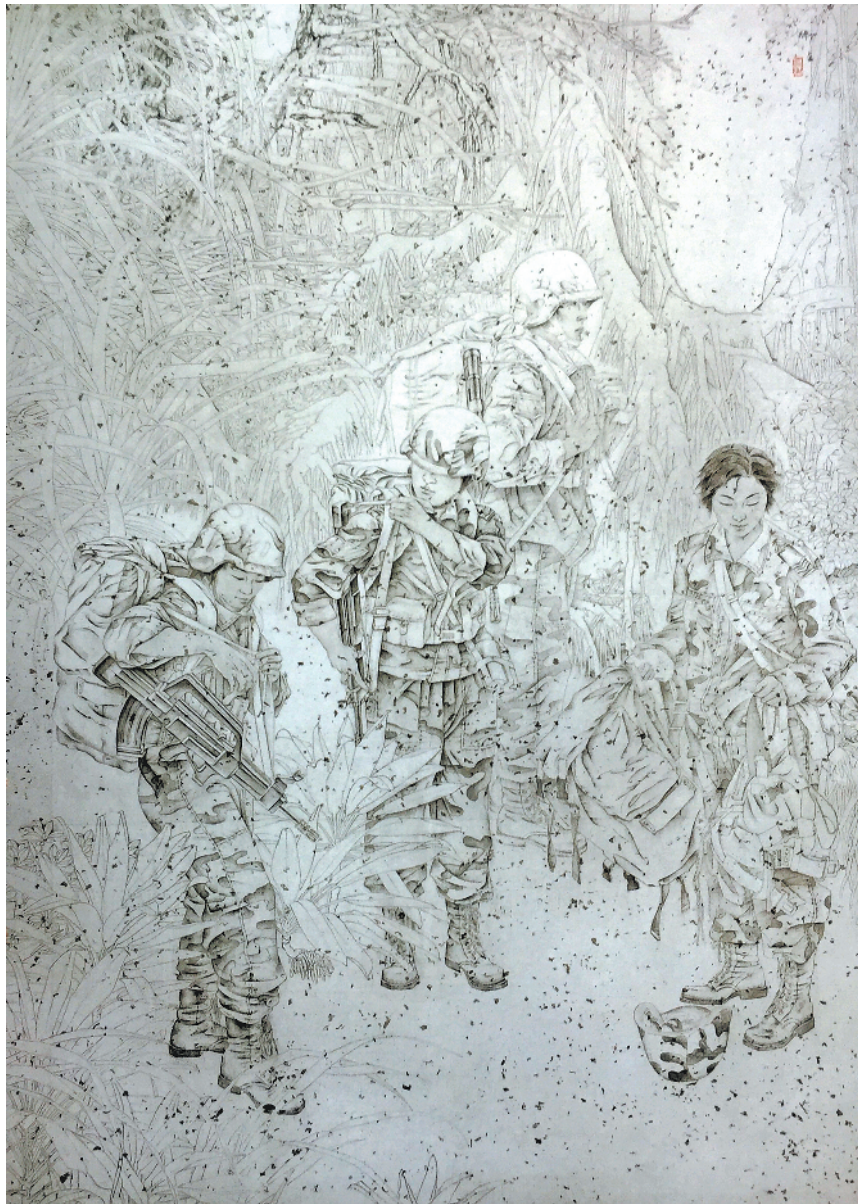
桂家山林里的松涛,原来是一年365天昼夜不停呀。同时,我还意识到,当年罗广斌来过桂家山林,肯定也亲身感受过这里的阵阵松涛。说不定他正是在这里受到启发,才决定在《红岩》这部小说里,将彭咏梧取名为彭松涛的呢。

桂家山林,令董家坝人感到无比自豪的还有两点,它上过电视和报纸。

15年前,当地政府拍过一部电视剧。影片拍摄的是彭咏梧领导的川东游击队,与垂死挣扎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的故事。电视剧一开篇,屏幕上徐徐展现的便是桂家山林的夜景。

董家坝人数十年如一日的辛勤付出,终于换来了丰硕的果实。如今,桂家山林里的松树,又高又粗,又密又直。董家坝人封山育林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也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充分肯定。为此,报社还特地派记者前来采访过。桂家山林上了报纸,董家坝人无不欢欣鼓舞。报纸分发到村里,大家争相传阅。时至今日,连那篇通讯刊登在哪家报纸上,什么题目,何年何月何日第几版,他们都记得一清二楚。

董家坝人精心呵护桂家山林,并不是为了出名,而是为了让后世子孙,永远铭记革命先烈的英雄壮举!彭咏梧,如永远起伏的阵阵松涛,永远都是董家坝人的骄傲!



朝露(中国画)

李小成作

长征

第4962期

文学
作品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军校的日子不快也不慢,每天在直线加方块的生活里穿梭,看似平淡枯燥的生活却让我收获了一份十分珍贵的友谊。

李哲是我走进校门遇到的第一个同学,她穿着一套体能服,体型虽称不上健壮,但绝对敦实,卷曲的短发看上去十分精神,脸上还有明显的高原红。再后来,同学们都亲切地称她“阿哲”。

军训的时候,她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特别喜欢吃馒头,早上打底两个,中午要是吃得开心,三个也打不住。当时,我们班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就是阿哲分馒头。一个馒头在她手中掰了又掰,然后送到我们每个人的手上。在没有零食的日子里,馒头成了我们的“美食”。大家你一口我一口,慢慢地嚼出了幸福的味道。

军训最后200公里的拉练,是同学们最深刻的记忆。整整7天,紧张而充实,累并快乐着。其间,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山城重庆的“魅力”。一眼望不到底的山路,让平原里长大的我倍感煎熬。遇到下山的路,我尽管小心翼翼,

阿哲的馒头

■刘芳芳

还是免不了滑倒,就这样,我从排头掉到了排尾。当我急匆匆地往前赶时,慌忙中又被石头绊倒,一个大跟头,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坡上。

疼痛,委屈,无助,多种情绪交织,眼泪不争气地落了下来。正在这时,阿哲跑了过来,把我扶起来,拍了拍我身上的尘土,一把接过我的装具说:“没事,吃个馒头就好了。”此话一出,我“扑哧”一声就笑了,瞬间被她质朴的话语逗乐了,一时间竟忘了疼痛。

军校生活规律却也神奇,在历练你的同时,总会给你带来惊喜。

不知从何时起,我和阿哲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好像我们之间简单的对话都会对彼此造成“伤害”。我们相互有了一些误解,有些时候还生出一种莫名的尴尬。原以为友谊的小船会就此“翻船”。不期然,阿哲的馒头又一次出现了。

大二暑假的游泳课,对于我这种不会水的旱鸭子,简直就是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煎熬。我看着其他同学像鱼儿一样轻松自如地游来游去,自己使浑身解数“收、翻、蹬、夹”,身体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沉……

不知什么时候,一双熟悉的手再次搭在了我的肩上,阿哲朝我扮了个鬼脸,从身后掏出一个已被揉碎的馒头,对我说:“饿了吧,来,吃口馒头,吃